

19秋德国哥廷根大学交流小结

2020-11-03 13:49:33

2019年秋我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但在2020年2月因为疫情原因又延长了一个月，这一年的交换，是我人生不可多得的奇妙经历。

初来乍到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生活方面的种种新状况。哥廷根作为相对规模比较小的大学城，这里的大多数人口要不是大学生，要不就是跟大学沾点关系的工作人口，在这样一个整个城镇面积刚刚超过100平方千米的小城里，对于大学生的生活，并没有像柏林慕尼黑这样的大都市般有那么困难的重重障碍。

首先是一般最让人头疼的住宿问题，交流生的宿舍可以事先向学校申请好，我和我的同学大致的房租范围在200多到300多欧不等，尚在可以接受的范畴。我有听闻有慕尼黑的室友当初租下700多欧月租的公寓，只能感叹自己乡野僻壤也有乡野的好处。但也不是事事风顺，同去的朋友就有原本和学校申了宿舍，也收到了确认邮件，但是按邮件上的电话打过去却被告知该宿舍已经不再出租，只能再自己去房屋市场上紧急找房子。总会有那么一点两点意外，要做好准备。

我的宿舍位于哥廷根东郊的山上，这里都是两层10间房的小平房宿舍，属于哥廷根大学最大的宿舍区域之一。这片区域内居住的大多都是国际学生，周五周六的夜晚常常有party举办，由于宿舍老旧，隔音较差，隔着两三栋楼的露天音乐声常常清晰得像是隔壁房间传出，这点让喜静的我着实适应了很长时间。宿舍房间面积也比较小，10平米不到的感觉，房间内只有一张和复旦宿舍床位差不多大的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和一个洗手台，厨房和卫浴都是整个楼10人公用。因此到了饭点，狭小的厨房往往挤满了人，如果要自己开火烧饭的话往往不能够在及时吃上饭，总得等前面的人烧完了才好挤进去。

这个位置另一个缺点是，周边并无临近超市等必要生活设施，而且交通不便，最近的公交车站需要步行10min到达且只有一辆公交在此停靠。如果不想支出三四百欧购入一辆自行车，就基本只能步行前往每个地方。整整一个学期，在需要上课的时候，我都日夜步行往返一小时左右前往学校，或者步行一小时左右往返前往超市购入生活用品，尤其是每次背着沉重的购物袋爬山坡的时候，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在需要赶早班火车出去玩的时候，也需要5点起床背上登山包，步行半小时前往火车站。见证了好几个哥廷根的冬日日出，一路上唯一的陪伴只有停在马路中央或者屋檐顶上嘎嘎乱叫的乌鸦。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体能得到莫大提升。

虽然需要步行，但哥廷根这一块平时的安全，还是相对不错的，尤其是因为宿舍比较偏远，所以这里大多是居民区，曾经有一次我凌晨两点从宿舍出发走向火车站和学生会，路上也并没有感到害怕，甚至还看到了许多个晚归的学生。

既然是在山上，风景自然是不错的，尤其是在我刚到达的九月份，正逢秋天，是德国最美的季节，整座山是层林尽染，也有常绿树种依旧郁郁葱葱，四五点钟夕阳即将落山，晚霞映山碎阳散落的时候，真的让人身心舒畅。

学习设施方面，和复旦相比，哥廷根的大学图书馆和自习楼简直是学生的天堂。自习楼只需要提前预约，就可以享受到单人或多人，带白板或带电脑的超爽隔间，从此期末再也不用忧愁无处可去。而且只要没有预约满，就可以随便选择时间段，从早八坐到晚十二，享受单人快乐小空间，真的是学生的极乐之地。图书馆也不仅仅是图书的汇集，哥廷根拥有好几个图书馆，各系有自己的学院图书馆，同时还有大学的主图，主图大概有十个文图那么大概吧，秋天的时候坐在一整面的玻璃墙前，看阳光穿过树影，闻着从楼下飘下来的咖啡香，翻翻文学，是无上之享受。

哥廷根的食堂是最大的惊喜，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对它完全没有期待，来之前的学长的学姐提到德国的食堂都是切肤之痛，恨不能自己跑到后厨去烧，但哥廷根的食堂确实不错，价格低廉，中晚餐皆有，口味也是相当不错。甚至说在人人抑郁的德国冬天，哥廷根的食堂是唯一支撑我早上7点爬起来去上早八的动力。

疫情期间我也身在德国，不仅可以说打了海内外全场战，也亲身体会到了西方人对此的态度。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说其实并没有遇到真正对我们戴口罩而歧视的德国人，但大街上确实没有任何其他人戴，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政府官方宣布戴口罩有效为止，距离我们获知疫情传到德国大概过去一个月左右。我还记得在那之前当时我们毕竟还是害怕不合群的感觉，也就只能减少出门而不是戴上口罩，有一天当地中国人群里说居然看到公交车上有一个德国人戴上了3m口罩，据说全车人当时都会盯着他看一会。而且海外的口罩储量真的不足，在德国官宣可以戴之前药房和网上都已经断货了，我们时常开玩笑说这些口罩恐怕都被海外华人送回了国内，要不怎么哪哪都买不到货但街上也从未看到过有人戴。我确实也有认识的同学的父母长居国外经商，当时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托留学生人肉带了一万个口罩回国捐给当地医院，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是真的情真意切。

后来德国疫情起来，很长时间内华人群里的话题都是，今天哪哪药店上了一点口罩的货，哪哪超市上了一点消毒液的货，大家快去，通过这样的信息互通有无，艰难购买防疫物资武装自己。因为担心被感染，当时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购物方式改为线上亚超或者亚马逊购买，但是因为整个德国，包括西方世界，在春天的时候都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他们又非常反感口罩，甚至于说像奥地利是有禁止蒙面法，很多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例如听说有柏林的朋友戴口罩之后被拒绝进入KFC，而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华人在办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去外管局延签的时候也不敢戴口罩，生怕被工作人员拒绝。而每次拿快递又好像一次冒险，快递员那时候是从来没有戴过口罩手套的，虽然后来发展了无接触配送，但在最开始的那时候，每次打开门都紧张无比，签字的时候都要憋住气，生怕万一。

后来全国lockdown，学校整个春季学期也都改为线上，虽然因为我们系的要求，语言课并不能转学分，但是因为独自一人困在德国，确实心情比较抑郁，我还是选了两门，就是为了和大家在线上“face to face”地说说话。整个德国的大好春光和夏日灿烂就在我十平方米宿舍的窗外悄然逝去，疫情真的改变了太多。尤其是因为我秋季学期的宿舍到期，必须搬入一个新宿舍，这个新宿舍位于火车站旁边，相比之前需要每次披星戴月走那么久赶到火车站，着实是地理位置上的大提升，可惜也失去了用处，整个春季学期我基本都没有离开过我住的那条街。

除了对于健康上的担忧，身为华人在疫情期间身在海外，着实也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当时看到新闻说有些当地人会在看到门外信箱上写着华人的名字后，针对性地实施不法行当，例如伪装成卫生局地官员，要求入户做健康检查，实则犯下入室抢劫的罪行。Lockdown之后大批人失去稳定工资，我后来搬宿舍入住的市中心也非常明显地多了很多乞丐和流浪汉。可以明显感觉到民间的情绪不是很稳定。我自身甚至也经历了惊魂一刻。在我住在原来那个山上宿舍的最后一天晚上十点半，我们宿舍楼被疯狂按门铃，而当时楼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哥伦比亚的小姐姐。因为我们的门没有猫眼，也常常会有同学和快递员之类按门铃，所以我们会开，但我听到她去开了门之后突然就没了声，感觉到不对就出门看了一下。发现一个大概有我和她加起来那么宽的，绝对不是学生的魁梧黑人大汉站在门口要进来，嘴里一个劲地冲我们说着没有人听得懂的语言。我们确认这个人是我们不认识的，而且当时正值学生放假期间，整个宿舍区都不剩几个人了。我和小姐姐都吓坏了，也不知道是怎么靠着满腔孤勇就把已经进门的他搞出了门外。立刻关上门之后这个陌生人又开始疯狂拍门按门铃，我们抖着手报了警。这个时候小姐姐跟我说，她看到他身上有血迹。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我们看到他们打着手电又搜了搜山，真的度过了一个惊吓的晚上，甚至回到自己房间后控制不住地爆笑。

因此好不容易抢到机票回国之后，我真的感受到现在这样正常的生活有多么宝贵，当时人在国外看国内网站上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言论确实也是非常难受，看到有同胞回国被检测出新冠也不免为自己担心，真的，安全踏上祖国土地之后，那份安全感和庆幸，也许是这段时间没有在外度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是除去疫情地特殊情况，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生活还是非常快乐的。这里的生活比较单纯，除了学习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烦恼。就算是学习，在那样光明敞亮和方便的自习楼里，也很快乐。教学楼里堆积成山的咖啡杯，Seminar楼地下供学生睡觉的休息室，永远熙熙攘攘的咖啡厅，就算是作业做得不够好也会想方设法找出闪光点然后告诉你怎么修改的教授，虽然讲话语速太快还带口音所以也听不太懂但还是很友好的同学，都挺好。

而且好山好水好风光，还地处德国中心，去哪里都比较方便，我想这应该是我会永远怀念的一段旅程。